



金春妙

你曾对我说，相逢是首歌，眼睛是春天的海，青春是绿色的河……

伴着温情的车载音乐《相逢是首歌》，我把车停在概念餐厅门口，霓虹清幽，往事如烟，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赶赴一场日报通联文友之约。

孙编不断在微信群里及时报道前方消息：为了这次相聚，张秀玲特意调换了晚自修，周微燕特意从塘下赶来聚会，郑志杰甚至特意从永嘉赶来……

刚走到包厢门口，里面传来阵阵爽朗的谈笑声，60后、70后、80后，三个年龄梯队，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而相聚，其乐融融，全无代沟。我走进去，大伙儿招手呼应，像相识多年的朋友。也是，这些在文字里浸润过百回千回的人物终于走到眼前，亲切无比。握手、再握手，举杯、再举杯，老去的是岁月，不老的是情怀，在“五四”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里，我们仿佛找回青春，感动、怀旧、畅想！

举目四望，很多虽是新面孔，却是老相识。和我同时出现于《生活杂感》一文中的余盛强，翻拍1998年特约记者名单的林祝兴，文优画佳的李浙平，还有在脑海里想象过多遍依然不能对上号的黄选坚……

在这些熟悉的人群中，我最

惺惺相惜的莫过于金洁、钱玉琴。我们在18年前报社组织的泽雅山庄结下深厚友谊。当时我们同居一室，彻夜畅聊。金洁到现在还记得我先生(那时还是男友)是教书的。而我每当看儿子推着购物车在超市零食区搬东西时，我一边偷偷把儿子搬的零食放回原处，一边忆起金洁曾写过类似关于他儿子超市购物的文章。那时，他儿子一如我孩子现在那么大，十几年过去，蓦然得知其子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两年，惊呼岁月竟然没在她脸上刻下痕迹。痴爱文学，与世无争，心单纯得如透明纸儿的她，又怎会老去？浸润在文字馨香里的人儿，铸就了一段不老神话！

金洁说，很多往事自己都忘了，但读者某一天遇上她总会聊起，你某天怎样怎样！他们大多数时候从文字里了解她的生活。30年坚持记录生活，不容易！透过个人生活，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。小文章，大时代，我喜欢金洁接地气的文章，我更欣赏其坦率真诚的个性。

李浙平号召文友多关注瑞安，创作多从小我推向大爱，担当起文人的社会责任感；王毅和孙编提倡大家宣传“人文瑞安”公众号，让文学的路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。

张秀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

刚完成长篇大作，要歇歇，不要太累了！”和煦的语气如邻家姐姐，让人一阵感动！

曾经，我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，被文学认领后，有了一大群朋友，从此不再孤寂。依然记得在泽雅山庄开会时，马邦城老师曾说过：“生活不都是黑暗迷茫的，多写写阳光下的事情。”时至今日，这句话伴随我走过十几个年头，并在文学路上摸爬滚打那么多年，心境依然向阳！席慕容曾说过：“每一朵花，只能开一次，只能享受一个季节的热烈或者温柔的生命。”青春又何尝不是呢？我们只能来一次，只能有一个名字。但是这并不影响青春这首歌曲的主旋律。

望着渐行渐远的青春，我总算活明白了：青春的美丽，不是街衢流行的名牌时装；青春的旋律，不是吉他弹奏的缠绵忧伤；青春的潇洒，不是臂臂摇摆的忸怩作态；青春的快乐，不是车轮旋转的郊外飞扬。青春无语，却焕发出活力；鲜花无语，却散发出芬芳；春雨无语，却滋润着大地。

良辰易逝。曲终人散，车窗外的小雨滴滴答答，车灯把远处的路照得迷离和梦幻。我和金洁聊着聊着，直至错过她的家门方才惊觉。

相逢是首歌，同行是你和我，心儿是年轻的太阳，真诚也活泼……

平凡母亲的幸福

金洁

很多时候，作为母亲，我很惭愧，甚至内疚，因为在儿子成长过程中，我付出不多，别说优秀母亲，就连合格都够不上，但我仍以一位幸福母亲的形象出现于公众视线里。看着阳光帅气的儿子，回想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爱，心里满满的都是温馨与感动。

小时候儿子瘦瘦的，长得像小萝卜头。为给儿子补钙，我们时不时去买虾，正好儿子也特别喜欢吃虾，于是这样的就餐情景经常出现：老公给儿子喂饭，我专门负责剥虾壳，一口虾就着一口饭，老公不敢有丝毫怠慢，儿子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剥虾剥得得心应手，一家三口就像在一条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工作着，以至于习惯成自然。直到儿子长大，即便现在，我仍保留这个“传统节目”，每逢餐桌上有虾，我便不由自主伸手剥掉虾壳送到儿子嘴里，而一直主张独立的儿子也会顺势矫情一下，说是给我面子。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与其说是被动接受“虾来张口”，倒不如说是借此重温记忆深处那份至真至纯的母子温情，而我也一次次陶醉于这短暂而美妙的时光里，回味、再回味。

同样值得回味的是我为儿子剪趾甲。茶余饭后，我突然兴之

所至，拿起小剪刀，对儿子说：“来，免费修甲师开始服务喽！”正在看电视的儿子一边说着，“我自己又不是不会”，一边乖乖地将臭脚伸到我跟前。我一边说着“臭死了，臭死了”，一边小心翼翼地专注修剪，并不忘像对待艺术品似的用心欣赏一番，然后抛出一个很幼稚的话题：“等我老了，眼睛花了，腿脚不灵便了，你也会这样为我剪趾甲吗？”“废话，那是当然啦。听好了，老娘负责活得精彩，儿子定当孝敬到底！”每当这样的時候，我就自然想到读小学时的儿子。那时候，贪玩的儿子为了看电视，总是软磨硬泡，有板有眼为我按摩，说是要消除我的疲劳。我也乐意在轻松氛围里享受这份亲情待遇，然后暗暗对自己说：“谁说只有女儿才是母亲的贴心小棉袄？”

现在，虽然儿子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之间有代沟，实际上我们更像是朋友。买了新衣服，我会先穿起来给儿子看，因为我相信他的审美观；遇到不开心的事，我会找儿子倾诉，因为他善解人意，善于开导；甚至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，我也会跟儿子商量，因为他是一个挺有思想的青年。儿子也喜欢跟我聊工作，谈生活，让我分享他的喜怒哀乐。

在平凡岁月里，我就这样幸福着一个平凡母亲的平凡幸福！



难忘的副刊情结

■干健

前几天在瑞报通讯员微信群里，新老通讯员们相谈甚欢，各抒与日报结缘之情。在微信群里我戏说“重出江湖”，虽属戏言，但事实证明自己在瑞报副刊发表的文章愈来愈少了，近五六年时间几乎没有文章见报。

探究原因。懒惰是其一，杂事多是其二，平日写的文风文体不适合报刊发表是其三，没有理由可解释是其四。在微信群里，黄选坚说我一直在江湖，这江湖指的是文学江湖。这倒也，我一直未舍弃写作爱好，未曾离开所谓的文学圈子，近两年不务正业陆续尝试接触其他文体写作，有时甚至觉得晚上坐下来写篇文章是一次心灵的抒发和身心的休闲。

孙编在微信群里向我约稿，说期待我的文章。真好，这无形中激发我的写作动力。我寻思着，该写些什么呢，就写与瑞报副刊的情结吧！于是，我便在家里翻出当时曾发表于日报的文章剪报，发现1995年、1996年、1999年曾发表过几篇评论文章，2004年、2005年则发表了较多随笔，曾被评为报社积极通讯员。2006至2009年陆陆续续发表得少了，直至淡出瑞报副刊版面。

但2004年有两次发表的经历令我难忘。一次是某旅行社与报社联办并冠名的有奖征文比赛，我的一篇散文获得三等奖，奖金300元。那次的奖

金是旅游线路，一张价值300元的旅游券，如果专门为之安排一次旅游显得不妥，一个人跟团又没劲。正当犹豫不决，当晚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询问是谁，对方报上名字——万锡春。我一愣，忙向对方问好，我们相识多年，当时却联系和接触不多，由于常在副刊发表文章，相互又非常关注。锡春兄说自己获得征文二等奖，是张500元的旅游券，是否能结伴选择一条旅游线路，一起去！我顿时振奋，他的话正解决了我的抉择难题，两人便在电话里相约同游武夷山。翌日，去旅行社定好线路，3天的武夷山之旅玩得惬意而愉悦。至此，我们也成了常有往来的朋友。这就是报社带给作者的意义所在。

还有一次是2004年3月份，瑞报文化周刊举办一次题为《眉飞色舞》的“小说接龙”写作竞赛，由金编召集金庆伟、潘永华、王永乐，我还有其他约10余位作者，写了15篇接龙小说，恰好当时瑞安房地产刚热，所以内容自然而然牵涉到炒房，这个活动延续了4个月。这也是我首次参与报社的集体创作活动，非常刺激，因为整个故事情节和发展脉络都要根据上一篇的内容来推进，我当时写了两篇文章。

这两次的发表经历，带给我美好回忆，这种互动意义远大于文章发表的意义，也一直是一段难忘情结留存于我的心底！

人活一口气

■遥远

对于离世多年的母亲，我一直深深怀念。

母亲是一个要强、硬气的女人，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“女汉子”。

“要争气，绝不能叫别人看不起！”这是她说过最多的一句话。母亲从不轻易在别人面前落泪，不愿在别人面前显露哪怕一点点懦弱的样子。她要靠自己双手，改变命运，绝不需要他人同情。

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时，村里塘路边父母盖了一间二层小瓦房，供大姐、二姐开裁缝店。与瓦房同排的还有九间邻居的矮屋。一年后，邻居们决定拆掉矮屋建造四层楼房，而父母不愿意，一是因为地方偏僻，在此处盖楼毫无升值空间，简直是跟钱过不去；二是当时家里经济比较拮据，拆建意味着要花很多钱，难以承担。

然而独木难撑，我们一家人几乎陷入以一敌九的困境。

有个邻居，作为代表，跑到我们家谈判，很轻蔑地甩出一叠钱：“你们家不同意是吗？那么，这些钱够不够买你家的房子？”这叠钱约摸有两三万元，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他的意思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，用这笔钱一次性买断我家的房子。

“谁稀罕你的臭钱，不盖就是不盖！”母亲被惹怒了，将这叠钱用力甩回给他，钱在空中散开，撒得满地都是。那人怔住了，料不到母亲有这样的反应，俯首捡起

钱，慌不择路往外跑。

母亲追了出来，朝他离去方向狠狠骂了一顿。那人原以为用钱可轻易摆平的，没想到母亲态度这么坚决。对人的尊重，是用钱办不到的。

在较长一段时间内，房屋拆建陷入僵局。实际上，母亲就是为了争一口气。而我们家也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父亲说：就算与那些不友好的邻居住一块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放弃这块地！母亲则提出，放弃可以，但一定要在村里最好位置买块地，盖起一间更好的四层楼让他们瞧瞧。我了解母亲个性，一旦决定的事，她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办到！

说办就办！新地皮就在菜市场塘路边，此处商贸云集，人气较旺，相当于当时本地的“虹桥路”。

为了盖好这幢楼，全家大小齐上马，夜以继日织带子(当时以织带为生)，勒紧裤带过日子，伙食标准降低好几个档次，咸菜、鱼生、豆腐干……每天吃来吃去都是这几样。

“妈，我吃腻了。”“孩子，再熬熬吧，苦日子总会到头的。”那段时期，算是我一生中伙食最差的时刻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以致面有菜色，母亲添了一两条鱼改善下伙食，总是待我吃完后，她才收拾“残局”。

耗尽所有积蓄，新房子终于落成。之后便是装修工程。但是当漆完楼梯和第二层房间后，却

再也无力继续装修，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。

“面子真有那么重要吗？能当饭吃吗？”我一直很不解。

“不是面子问题，人很多时候不就是为了活一口气吗？没有这口气，人怎么可以过得下去？”母亲却这么说。

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却一旦认定目标，不管有多大的苦都会自己熬下去。纵观母亲一生，似乎都与房子有关，都是与房子战斗，为此也付出所有。比如，婚后盖了两间房子，但为了让三姐出国又卖掉了，在村里盖小瓦房又卖掉，在塘路边盖起四层楼，为了我的婚事又毅然在安阳地段买房子……每一次盖房都像蜕一次皮。为了这个家，她操尽了心，油尽灯枯，没有享到哪怕一丝一毫福气却撒手人寰。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，她说自己胃疼，检查结果让全家人傻了眼：肝部癌症晚期，且已转移，之后的4个月内更是迅速转移，化疗无济其事，最终医生摇摇头说：你妈还是回家吧！

或许，母亲是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，她在那边肯定想我，就像我在这个世界上想念她一样。我所做的一切，她都在默默地关注着。我成功了，她会高兴；我遇到挫折，她也会跟我一样难过。

人生，还有好长的路要走，我不仅要为自己，也要为天堂里的母亲而活得精彩！